

第四十五章 一眼瞬間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閑站在大青樹下，一手撫腰，一手輕拍樹幹，嘴裏說裏透著笑意，這副模樣要多無恥，便有多無恥，整個人渾身上下似乎被劃了很多小格子，每個格子裏都寫著一個大大的賤字。

正所謂賤格。這位南慶來的年輕人，當著四顧劍的麵，說話行事不止犯嫌，甚至開始犯賤起來。

一直在旁邊沉默聽著二人對話，在心裏消化著震驚，意圖捕捉機會的北齊小皇帝，看著这一幕再也忍不住了，望著范閑歎息說道：“人怎麼能無恥到這種地步。”

范閑回頭望了她一眼，自嘲一笑說道：“你應該知道我學了天一道，你也應該知道我會霸道功訣，如果我再學了四顧劍，雖說藝多不壓身，但我總覺得我會成為一個怪物，而且說不定抹殺了將來的一切可能性...最關鍵的問題是，我從來不認為世上有無緣無故的愛，無緣無故的恨。”

他轉向輪椅上的四顧劍，輕聲說道：“您還是沒有放棄心中的想法，難道老家夥們死之前，一定要給我的皇帝老子培養出一個對手來？”

四顧劍滿臉冷漠，開口說道：“你們三個人當中，我以前最不看好你，但是沒想到這兩年多時間裏，你變了很多，進步了很多，有些出乎我的意料。”

范閑微低著頭應道：“生死之事經歷多了，總是會有所感慨的。”

他清楚四顧劍所指的三人分別是自己，海棠和王十三郎，三位最有可能接近大宗師境界的年輕人。他想了想後。接著說道：“十三應該學過，不過他都不能體悟其中真義，更何況我。”

四顧劍沒有說話，反而是北齊小皇帝微微笑了起來，對范閑說道：“如果你真地不想學。不如把這個機會讓給我。”

“你？”范閑哈哈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陛下還真是行事大異常人。”

小皇帝抿著薄唇一笑接道：“劍聖大人隻不過是想在死後，多給慶帝找些麻煩，你總是他的私生子。隻怕終究狠不下這個心來，傳給我，似乎更直接一些。”

聽著這話，便是連四顧劍也忍不住嘶聲笑了起來。說道：“想不到世上的有趣人是越來越多了。”

“好了，閑事不須提。”范閑很認真地站在四顧劍的身後，雙手輕輕扶著輪椅的後背，說道：“既然要學。就得抓緊時間，我是不是要去沐浴齋戒幾天？”

四顧劍地臉色有些怪異。回頭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劍是用來殺人的，你就算洗一百天，可最後身上還是要染血。何必去洗？”

范閑搖了搖頭。說道：“您既然想教我。總得有個先生的模樣。”

“劍訣這個東西，你應該從他那裏學的差不多了。”四顧劍微眯著眼睛，冷漠說道：“劍就是一個死物，握著它地是手。不論你從哪個方向刺出去，斬下去，窮極變化。也不可能超出萬種之數...終究空間隻有這麼大。”

范閑沉默而認真地傾聽著，小皇帝在一旁也緊緊閉著眼睛。不肯放過四顧劍的每一個字，就算她的境界不足以令她聽懂太多，可是強行記下來。北齊朝廷中總還是有許多天才絕代的高手。比如此時遠在草原之上地海棠。

“一把劍怎樣刺出去可以殺死人？這是劍法的問題。而劍法的變化總是有窮盡之時。千萬年以降，不知多少前賢高人在其間下過苦功。正所謂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，再怎樣的變化，其實早就已經被人推斷出來。”

“所以劍訣從來不是最重要地環節。”四顧劍僅存的那隻手臂，平靜地放在輪椅地扶手上，緩緩撫摩著，就像在撫摩一把古劍的劍柄，“當你感受到某種境界的時候，就應該明白，殺人之利劍需要你考慮的，不是怎樣去殺人，而是

你...應該殺人。”

似乎是很玄妙地語句，但偏生範閑就聽明白了。五竹曾經對範閑談過所謂實勢二字，實便是人體內地真氣修為層次，勢卻包含了太多，比如氣勢比如具體地手法，劍法毫無疑問要被歸納在勢之一字當中，而四顧劍此時所說的，卻已經超出了實勢二字的範疇。

“是心念，是意志，當你的實勢已至巔峰之時，需要突破地，便是心念與意志。”

四顧劍冷漠開口說著，然後抬頭向著頭頂的大青樹望去，一眼瞬間，兩眸劍意凜然，直刺天際。大青樹內的無數鳥蟲敏感地感受到了充斥於天地間地殺意，淒惶地逃離，發出無數聲鳥鳴蟲叫，十分淒厲，鳥兒們化作無數黑點，從深廣的青色樹冠裏飛了出去，直奔天穹之下地雲中，直欲離此地越遠越好。

四顧劍的聲音越來越低。

“人不是神，他的肉身便是容器，終究是有極限處。真氣地修練，實境地增加，到了某個階段，某個肉身經脈無法容納地階段，便會停止。”

“如果再強行修練提升，隻可能讓經脈盡斷，成為一個廢人，當然，滄海之上再升一尺，已經到了九品上的境界，再想提升，本身也是件極困難地事情。”

四顧劍的眼睛依然靜靜地望著青色的樹冠，範閑和小皇帝在一旁安靜聽著，場間的氣氛有些怪異。小皇帝不是武道強者，所以有些聽不明白，然而範閑卻是馬上捕捉到了其中的真義不論是狼桃，雲之瀾，還是自己，如今都已經邁入了九品上的境界，然而卻是再也無法提升修為，便是因為他們已經到達了人體的極限，再如何苦修，也隻能將自己保持在這種境界之中。

“實便是罐中的水，勢便是灑水的方式。”四顧劍悠悠說道：“一罐水，永遠無法滋潤萬頃良田，這便是所謂極限。如果你不能突破勢的範疇，便永遠隻能一瓢一瓢地灑水，小家子氣是改不了地。學再多的手法劍訣，根源卻隻有那麼多，你當然體會不到。大江決堤時的感覺。”

“所以關鍵的還是體內的真氣。”範閑下意識裏接。想到了皇帝陛下體內如東海般深不可測的王道真

“境界之間總是保持著平衡與互相地製約...實固然是最重要地事物。但如果你不能掌握一種方法，將體內的實釋放出去，你就不可能擁有超出凡俗的實。”

“就像一條大江如果決堤，如果你不能控制江水的流向。這玄妙地上天。肯定不會賜予你一條大江。”四顧劍譏諷一笑，說道：“因為上天有好生之德。不會讓一個人隨便死翹翹。”

“這說法太唯心，而且我忽然發現。雖然您培養了天下底最多地強者，但要說到教學生的水平，其實和五竹叔也差不多。”範閑歎了一口氣，心想四顧劍說地這些話，都很有道理，隻不過是廢話罷了。沒有一種駕禦體內真氣的法門。人體內地自我限制。當然不會任由真氣無限製地膨脹，可是如果不能讓真氣向上升。超過那個臨界點，又不可能掌握到那種玄妙的法門。

真的是廢話，而且是一個在邏輯上說不通的命題。

“因為體內的真氣已經不是人體所能承納的程度。已經脫離了人世間地範疇，所以相應地。操控這種真氣地法門，也不應該是人類所具有的東西。”四顧劍將目光從頭頂收了回來，望著範閑冷漠說道：“這是很自然地道理。”

“那怎麼解決這個問題？”

“所以你要先找到一個不屬於人世間的法門。”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四顧劍將目光收了回來。大青樹上的風也停了。樹葉輕輕搖擺。那些沒有來得及逃離大樹地幼鳥和蟲兒陷入了沉默。有著一股死裏逃生的喜悅。

“也正是我先前說過地心念與意志。”

四顧劍看著範閑的雙眼，不知道這個年輕人能體悟多少，能領悟幾許。緩緩說道：“超凡脫俗的實力，必須通過超凡脫俗地方式。才能夠出現在這個世間。你要忘記你曾經學過地一切，小手段，大劈棺。四顧劍。霸道法門。天一道地法門...你要忘記這一切能夠捕捉到痕跡地法門。”

“但凡有痕跡，必有道理可循。然而大宗師境界的實勢，委實是沒有什麼道理的。”四顧劍雙眼裏地瞳孔漸漸縮了起來，看著範閑厲聲說道：“你要忘了你是一個人！要忘了你有手有腳，要忘了你身上的毛發，骨中地酸痛，不要試圖用任何身體可以控制的方式，來安撫你體內的真氣。”

“隻有心念和意志，才能拋卻肉身地限制。”四顧劍地聲音漸漸低下來了，卻像是無數鍾聲響徹範圍地心頭，“脫了衣服去。”

...

脫了衣服去，範圍的心頭如遭雷擊，汗水忽然滲出了他地身體，將他身上的衣衫全數打濕。他對這句話很熟悉，因為這是五經《宿語錄》中的一段，苦荷大師的師祖根塵大師悟道之時，曾經喝道：人之身體，便是汗衫，隻有脫了，方才大道！

在澹州的懸崖上，霸道功訣修行至最關鍵的那一刻，五竹叔一棍砸向他的腦心，也是喝出了這句。

沒有想到，今時今日，竟又在四顧劍的口中聽到了這句話。冥冥之中似乎有天意，也在向範圍證明，這句話的深深意味，仿佛間，似乎向他展示了一個神秘而不可測，又極富魅力的全新境界。

四顧劍這位大宗師，在說完這句話之後，便再也沒有開口，平靜而沉默地坐在大青樹之下。

範圍身上盡是冷汗，隱約間知道自己明白了一些什麼，但實際上卻是什麼也不明白，他知道四顧劍說的是真的，是對的，隻是這種法門卻太過虛無縹渺，根本無跡可尋，最關鍵的是，如此唯心的說法，與他自幼修行的霸道功訣，完全是兩個方向，無人身以為橋梁，難道僅憑心意，便能影響這實實在在的世間？

人之存於世，與萬物相異者何處？便在心意二字，人乃萬物之靈，能言能思，能觀花開而喜，觀花落而悲，觀月圓月缺，卻生天地永恒滄桑之感，觀潮起潮落，生人生無常之落寞。

首於黃土的老人們，也知道皮影戲的愉悅，奴隨潘郎宵宿久...便是本能的快感，卻也能經由脫離了本能或物質的方式，影響人的心思。奸惡無雙的權臣，卻也可以枯坐靜齋半日，寫一幅中堂，得意良久，把自己感動的涕淚直下。

沒有哪種生物比人類更複雜，隻有人才能擁有如此豐富的情感與不可一時或忘的心意。天地冷漠，觀眾生死滅，卻隻有人，能反觀天地，心意隱隱與之相通。

範圍身上的汗水漸漸幹了，他知道那種境界是怎樣的令人心折，但他更知道，這種境界，不是想達到便能達到的。他沙啞著聲音問道：“真正的四顧劍，可以不用劍...你怎樣教我？”

“法門不傳二耳，非不願傳，實不能傳。”四顧劍打破沉默，冷漠說道：“你今日跟我在東夷城內閑逛，我隻能讓你看看，至於你能體會多少，那就全憑你的造化了。”

範圍誠懇一禮，說道：“願為您帶路。”

小皇帝在二人身旁閉著眼睛，眼皮急顫，看樣子是在試圖將這老少二人今天的談話，一字不落地全部記下來。

四顧劍卻也不理會這兩個年輕人心裏在想些什麼，示意範圍推著自己的輪椅，離開大青樹，向著繁華的東夷城內行去。

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或許是當四顧劍抬頭望天的那一瞬，大青樹下的行人旅客們早已驚懼地向四周散去，此時樹下一片靜寂，隻有淡淡陰影，籠罩著樹下的土地。

嘩的一聲，海風吹拂而過，大青樹之下驟然一片青葉飛散，不知落下多少片葉來，露出了兩方空洞，可以看見湛藍的天空，就像是有一尊神祇的目光，曾在某時，淡淡向著天上掃了一眼。

[上一章](#)

[回目錄](#)

[下一章](#)